

YOUTH
| 经 | 典 | 译 | 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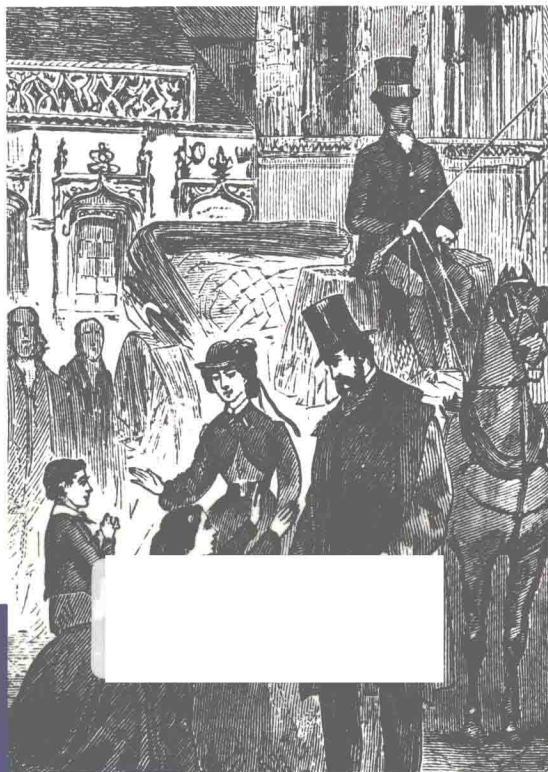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全插图珍藏版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第一部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法」儒勒·凡尔纳 著
范希衡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凡尔纳选集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第一部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范希衡 译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范希衡译. —2版.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1 (凡尔纳选集)
ISBN 978-7-5153-2147-9

I. ①格… II. ①凡…②范…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235号

责任编辑: 杜惠玲 苏婧
书籍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4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24 插页: 4
字数: 500千字
版次: 1956年7月北京第1版 2014年6月北京第2版
印次: 2014年6月北京第21次印刷
印数: 702501—708500册
定价: 40.00元(全三册)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 录

第 一 章	天秤鱼·····	001
第 二 章	三个文件·····	009
第 三 章	玛考姆府·····	020
第 四 章	格里那凡夫人的建议·····	029
第 五 章	邓肯号出发了·····	036
第 六 章	六号房的乘客·····	043
第 七 章	巴加内尔的来踪与去向·····	052
第 八 章	邓肯号上又添了一条好汉·····	061
第 九 章	麦哲伦海峡·····	070
第 十 章	南纬三十七度线·····	081
第 十 一 章	横贯智利 ·····	091
第 十 二 章	在一万二千英尺高空 ·····	100
第 十 三 章	从高低岩儿下来 ·····	110
第 十 四 章	若有天助的一枪 ·····	121
第 十 五 章	巴加内尔的西班牙语 ·····	129

第十六章	科罗拉多河	139
第十七章	草原	150
第十八章	探寻蓄水场	162
第十九章	红狼	174
第二十章	阿根廷平原	186
第二十一章	独立堡	195
第二十二章	洪水	206
第二十三章	过着鸟儿的生活	218
第二十四章	依然过着鸟儿的生活	227
第二十五章	水火夹攻	239
第二十六章	大西洋	251



第一部

第一章

—— 天秤鱼 ——

1864年7月26日，东北风吹得很紧，一艘华丽的游船开足了马力，在北海峡^①海面上航行。英国国旗在尾樯的斜杆上飘拂，大桅顶上挂着一个小蓝幡，幡上有金线绣成的“E.G.”^②两个字母，字的上面还有个公爵冕形标记。这艘游船叫邓肯号，属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所有。爵士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同时是那全英驰名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

格里那凡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一个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这船上。

邓肯号新近才造成，它驶到克莱德湾^③外几海里的地方试航，

① 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

② E. G.，即船主姓名Edward Glenarvan（爱德华·格里那凡）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

③ 在苏格兰西。

现在正要回格拉斯哥^①；在已经看到阿兰岛的时候，瞭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有一条大鱼扑到船后浪槽里来了。船长约翰·孟格尔立刻叫人把这事告诉格里那凡爵士。爵士带着麦克那布斯少校来到艙楼顶上，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

“可真了不得！阁下，”孟格尔回答说，“我想那是老大的一条鲨鱼。”

“这一带海里会有鲨鱼？！”爵士惊奇地问。

“毫无疑问的。”船长又说，“有一种鲨鱼叫作‘天秤鱼’^②，在任何海洋里，在任何温度的地区都可以发现，这就是那种鲨鱼。除非我完全看错了，否则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那么一个坏家伙！如果阁下同意的话，只要格里那凡夫人高兴看一种稀奇的钓鱼法，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觉得怎么样，麦克那布斯？”格里那凡问少校，“你赞成试一试吗？”

“你愿意，我就赞成。”少校安闲地回答。

“而且，”孟格尔船长又说，“这种可怕的害鱼杀不尽，我们抓住机会除掉一害吧。如果阁下高兴的话，我们把它钓起来，既是一幕动人的景象，又是一个有益的善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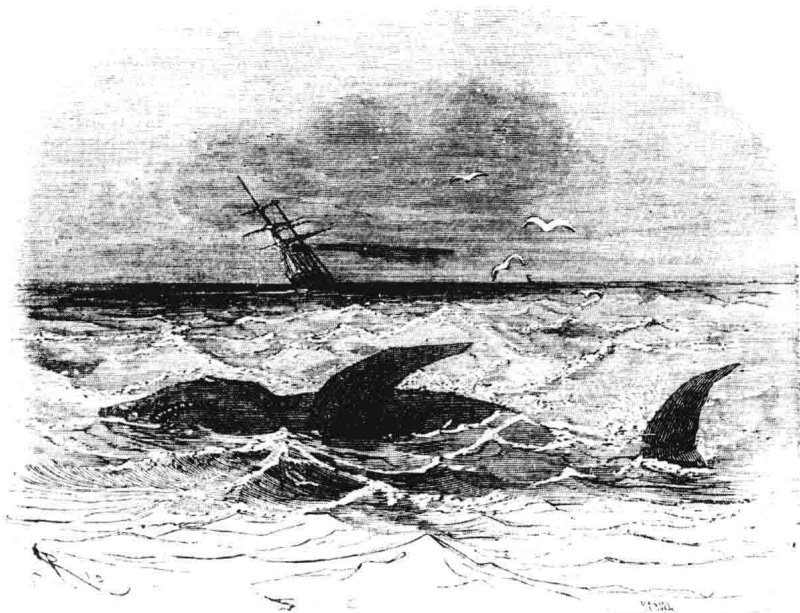
“你就这样做吧。”格里那凡爵士说。

爵士叫人通知海伦夫人。海伦夫人也上到艙楼顶上来了，她十分乐意来看看这幕动人的钓鱼场景。

海面非常清明，鲨鱼在海面上迅速地游来游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它忽而沉入水底，忽而飞跃前进，矫健惊人。孟格尔分别发出命令。水手们把一条粗绳从右舷栏上扔下海去，末端系着

① 苏格兰城市和商港，在克莱德湾上。

② “天秤鱼”是英国水手给它的名称，因为它的头像天秤，更正确点说，像个双头铁锤。因此，在法国也称之为“锤头鲨”。中文又名“双髻鲛”。



一个大钩，钩上串着一厚块腊肉。那鲨鱼虽然还远在五十码^①以外，就闻到那块送给它杀馋的香饵了。它迅速地游近游船。大家看到它那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打着波浪，尾巴保持着全身的平衡，沿着笔直的一条路线前进。它一面向前游，一面瞪着两个突出的大眼睛，欲火仿佛在眼里燃烧着；翻身时，张开的两颌显出四排白牙。它的头很宽，好像一把双头铁锤安在一个长柄上。约翰·孟格尔不曾看错，它果然是鲨鱼中最贪馋的那一种，英国人叫作“天秤鱼”，法国普罗旺斯省有人叫作“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们和水手们都出神地看着鲨鱼的动作。一会儿那家伙就游到钩边来了；它打个滚，以便更容易吞钩，那么大的块香饵一到它的粗喉咙里就不见了。它立刻拖着缆索猛烈地一摇，被钩上了。水手们赶快旋转帆架末端的辘轳，把那怪物吊

^① 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

了上来。

鲨鱼一看出了水，蹦得非常厉害。但是人们有法子制服它：又是一根绳子，末端打了个活结，套住它的尾巴，叫它动弹不得了。不一会儿，它就从舷栏上被吊上船来，摔到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悄悄地走近它，狠命地一斧头把它那可怕的尾巴砍断了。

钓鱼的一幕结束了；那怪物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水手们的报仇心得到了满足，但是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是啊，任何船上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杀了鲨鱼要在肚子里仔细找一下。水手们知道鲨鱼是什么都吃的，希望在它的肚子里找到一点意外的收获，这种希望并不是经常落空的。

格里那凡夫人不愿参加这种腥臭的“搜索”，回艙楼去了。鲨鱼还在喘息呢；它有十英尺长，六百多斤重。这样的长度和重量一点儿也不稀奇；不过，天秤鱼虽不是鲨鱼中最大的一种，至少也算是最凶猛的一种。

不一会儿，那大鱼被人们毫不客气地用大斧头剖开了肚子，鱼钩直吞到肚子里，但肚子却还是空空的；很明显，那家伙很久没有吃东西了。水手们没精打采地正要把那残骸扔下海，这时候在鲨鱼的脏里，有个粗糙的东西把水手长的注意力吸引住了。

“呃！那是什么呀？”他叫起来。

“那个呀，”一个水手回答说，“那是一块石头，那家伙吞下去为了平衡身体的。”

“去你的吧！”另一个水手说，“那明明是个连环弹^①，打进了这坏蛋的肚子，还没来得及消化呢。”

“你们都别胡说，”大副汤姆·奥斯丁驳斥道，“你们没看见这家伙是个酒鬼吗？它喝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怎么！”格里那凡爵士也叫了起来，“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① 从前的一种炮弹，用铁链连住，双双打出，以便斩断敌船的桅杆。

“真是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很明显，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

“那么，奥斯丁，”格里那凡爵士又说，“你细心地把瓶子取出来，海上找到的瓶子常常是装着宝贵的文件的。”

“你相信这事吗？”麦克那布斯少校问。

“我相信至少这是可能有的事。”

“啊！我并不和你抬杠，”少校回答，“也许那瓶子里有个秘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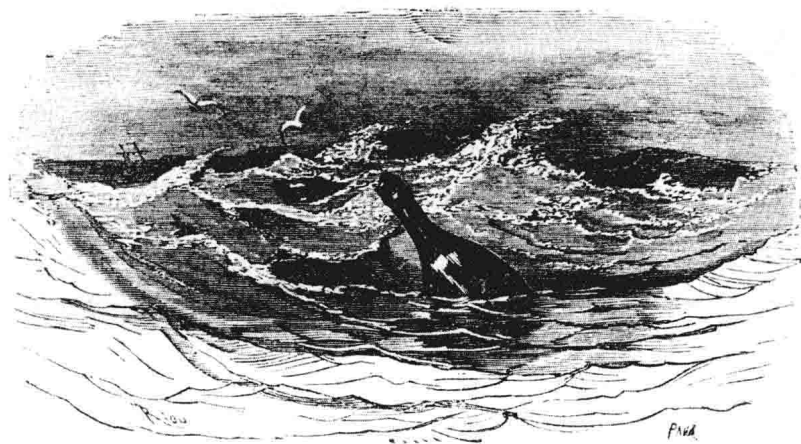
“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啦。”格里那凡说，“怎么样，奥斯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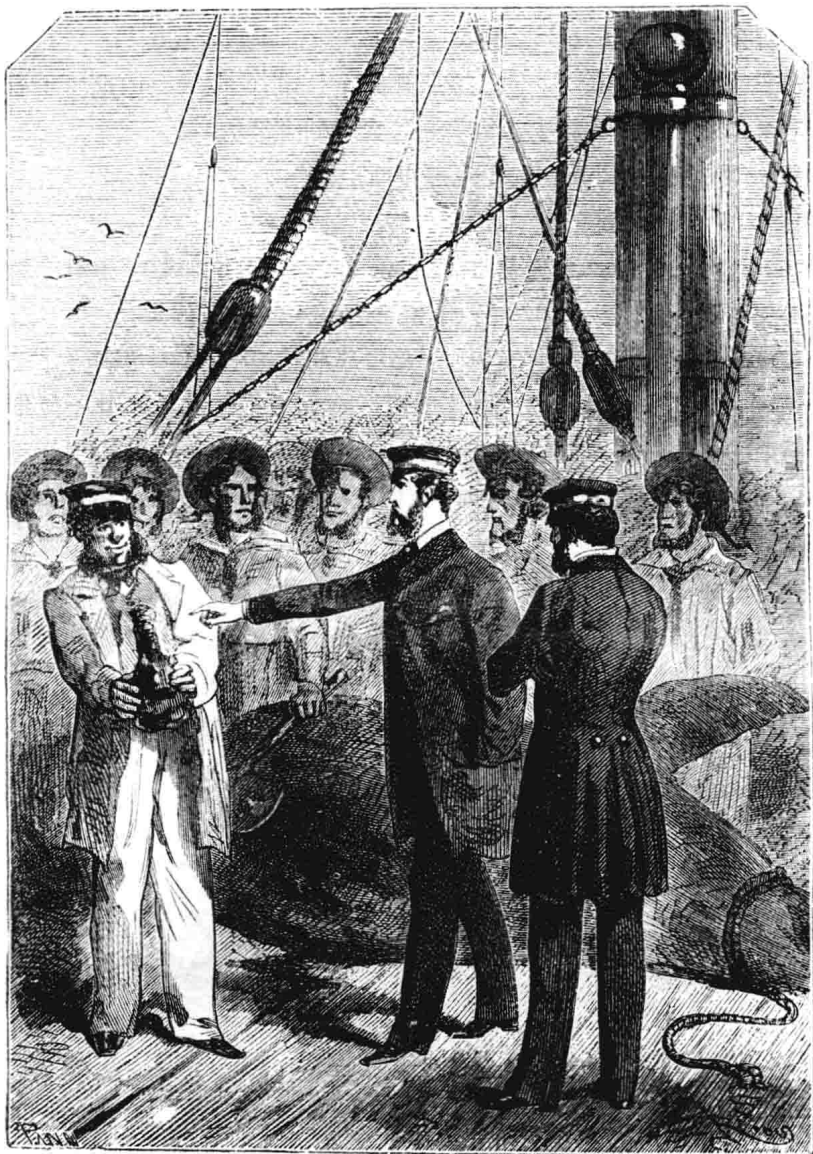
“喏。”大副回答，指着他费了不少力气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不成样儿的东西。

“好，”格里那凡说，“叫人把那个难看的東西洗干净，拿到艙楼里来。”

奥斯丁照办了，他把这离奇的瓶子送到方厅里，放在桌子上。格里那凡爵士、麦克那布斯少校、约翰·孟格尔船长都围着桌子坐下。一般说，女人总是有点好奇的。海伦夫人当然也围了上来。

在海上，小事都是当作大事看待的。有一阵子，大家一声不





“怎么！”格里那凡叫了起来，“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响，眼巴巴地望着这只玻璃瓶子。这里面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呢，还是一个航海者闲着无聊写了一封不相干的信丢到海浪里玩的呢？

为了要知道其中的究竟，格里那凡立刻着手检查瓶子。他十分小心在意——正如这种工作所要求的那样——好像一个英国检察官在侦查一件重大案件的案情。格里那凡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从一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中，往往会发现重要的线索。

在检查瓶子内部之前，先检查外部。它有个细颈子，口部很坚实，还有一节上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都不致破裂，一看就知道这是法国香槟省^①制造的。阿依或埃佩尔内^②的卖酒商人常常拿这种瓶子敲击椅档子，椅档子敲断了，瓶子仍然没有任何裂纹。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能够经过长期漂泊，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而还能完整无损，也就是因为它特别结实的缘故。

“是一只克里格酒庄的瓶子。”少校随便说了一句。

正因为他是内行，所以他的判断并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是从哪里来的，单知道是哪家酒庄的出品，有什么用呢？”

“我们就会知道从哪里来的呀，我亲爱的海伦，”格里那凡爵士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你看，瓶外面巴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可以说，在海水浸渍的影响下，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很久了。”

“我不能不赞同你的看法，”少校回答说，“这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一层杂质，可能经过了一个长途旅行。”

① 在法国东北部，香槟酒的产地。

② 阿依和埃佩尔内都在香槟省。

“它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格里那凡夫人问。

“你等着呀，我亲爱的海伦，等一等，研究这瓶子要耐心点。除非我完全推测错了，要不然，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瓶子本身是会给我们答复的。”

格里那凡一面说着，一面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子露出来了，但是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

“可惜啊！”格里那凡说，“即使瓶里有文件，一定也保存得不好了。”

“恐怕是的。”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推测，”格里那凡又说，“瓶口既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不久就要沉下去，幸而鲨鱼吞了下去，才把它送到邓肯号上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约翰·孟格尔回答，“然而，如果们是在大海里捞起它，知道捞获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一研究气流和海流的方向，就可以知道它漂泊的路程；现在它是由这种惯好逆风逆流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就无法计算了。”

“我们看看再说吧。”格里那凡回答。

这时候他十分仔细地拨开瓶塞子，一股咸味布满了艃楼。

“怎么样？”海伦夫人问，带着女人惯有的急躁情绪。

“是呀！”格里那凡说，“我没有猜错！里面有文件！”

“文件呀！是文件呀！”海伦夫人叫起来。

“不过，”格里那凡回答说，“大概因为潮气侵蚀得很厉害，都沾在瓶上了，拿也拿不出来。”

“把瓶子打破吧。”麦克那布斯说。

“我倒想不要把瓶子弄破。”格里那凡反驳。

“我也希望如此。”少校跟着转了话。

“自然是不打破瓶子好，”海伦夫人说，“但是瓶里的东西比

瓶子更重要呀，只好牺牲瓶子了。”

“阁下只要把瓶颈子敲掉，”约翰·孟格尔建议说，“文件就可以完整地抽出来。”

“就这样做吧！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叫道。

事实上也很难有别的办法；所以，格里那凡爵士虽然舍不得，也只有下决心把那宝贵的瓶子的颈子敲断。因为，外面的一层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样，非用铁锤不可。不一会儿，瓶颈子的碎片落到桌子上，人们立即看见几块纸沾在一起。格里那凡小心地把那些纸头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挤在他的身边。

第二章 —— 三个文件 ——

这几块纸头，由于海水的侵蚀，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成句子模糊不清的字迹。格里那凡爵士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颠来倒去地看着，又摆在阳光下照照；海水没有侵蚀掉的字迹，连最细微的一笔一画都省察到了；然后，他看了看那些用眼光盯住他并且等得不耐烦的朋友们，说道：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文件，很可能就是一个文件，不过是用三种文字写的：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法文，还有一份是德文。从没有磨掉的那几个词看来，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

“至少，这几个词总有个意思吧？”格里那凡夫人问。

“很难说，我亲爱的海伦。这些文件上的词太不完整了。”

“也许三个文件上的可以互相补足吧？”少校说。

“应该是可以的，”孟格尔回答，“因为海水决不能把三个



格里那凡仔细地观察文件。

文件上同一行的词一个个都侵蚀掉。我们把那些残词断句凑合起来，总可以有一个看得懂的意思。”

“我们正是要这样做，”格里那凡爵士说，“不过，要一步一步地来。先看这英文的。”

这英文文件上的残词断句如下：

	62	Bri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少校带着失望的神气说。

“不管怎样，”船长回答说，“这些总是英文呀。”

“关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格里那凡爵士说，“sink（沉没），aland（上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词都是很完整的，skipp很显然就是skipper（船长），里面说的是一位名叫Gr…（格……）什么的，大约是一只遇难的海船的船长。”

“还有，”孟格尔说，“monit和ssistance这两个词的意思也很明显^①。”

“这样一看，也就很有点意思了。”海伦夫人说。

“只可惜一点，”少校回答，“有些整行的字都缺了。失事的船叫什么，失事的地点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会找到的。”爵士说。

“不成问题，会找到。”少校又说，他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

^① monit应该是monition（文件），ssistance应该是assistance（援救）。

意见，“但是怎样去找呢？”

“我们把三个文件彼此互相补足就会找到了。”

“我们就这样来找吧！”海伦夫人又叫起来。

第二块纸比第一块损坏得还多些，只剩下几个这样不相联属的词：

7 Juni	Glas
zw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文。”孟格尔一眼看到就说。

“你懂德文吗，孟格尔？”格里那凡爵士问。

“阁下，我懂。”

“你懂，就请你讲讲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看了看那文件，说道：

“首先，出事的日期确定了。7 Juni就是6月7日，再把这日期和英文文件上的62凑起来，我们就知道是‘1862年6月7日’这样一个完整的日期了。”

“好得很！”海伦夫人叫道，“再接下去！”

“同一行，还有这个Glas，”那青年船长接着说，“把第一个文件上的gow和它凑起来，就得Glasgow一词，显然是格拉斯哥港的一只船。”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少校附和着说。

“文件上第二行全没有了，”孟格尔又说，“但第三行我看出两个重要的词：zwei的意思就是‘两个’，atrosen应该是matrosen，意思就是‘水手’。”

“那就是说一个船长和两个水手遇难了。”海伦夫人说。

“很可能就是这样。”格里那凡爵士回答。